

在被遺忘的地方，守護從未缺席

或許是住院醫師時期對於醫學中心的繁雜行政感到倦怠；或許是執著於被需要的感覺，不甘於在龐大醫療機器中扮演著可割可棄的小螺絲釘。先生自從拿了急診專科之後，總是依著醫中計畫的名義，大部分時間都在較基層或是偏鄉的醫院徘徊，從醫中轉到山中，從離島換到半島。

故事發生時，先生所執業的地方，就是個缺一磚即倒全棟的瀕危醫院。雖然擔當著區域急診及創傷中度急救責任醫院。然而，醫療部門幾乎每一科都是一人科，行政部門也幾乎都是一人處室。院內早在疫情前就已展開了雲端醫療的步伐，看似先進，只因大部分醫療人員並非在地，因此只能空中熱線、雲端指示、然後就地處置。無法離線處置的醫療科部更是格外地處境艱難。三位藥師，其中一位積勞成疾，病假已逾一年無法回到崗位；檢驗師只有三位，一位產假，只剩兩位；放射師也只有兩位。三個單位都只能 24 小時交互蹲跳的輪班，白日處理全院門診、急診、及住院的各項醫囑；深夜還得待命值勤，無法安眠。護理方面也人手不足，先生某一次在上班時，因為感覺到護理人手不足可能引發病安及醫糾，臨時地打電話回家與我商榷，當天到院面試。自此重出江湖，往後數年，先生上班看診時，我便同步在旁執行護理業務。

某年跨年夜，先生包下了假期的夜班(觀光地區因假期人潮交通極度不便，因此有上班的醫師會包下幾乎整個假期班，以避開往返交通車潮)。入夜後的前幾小時，我們一如往常地處理著飆車、家暴、腸胃炎等連假例行性任務。

夜漸深了，不嚴重的病患回家了。先生把較嚴重的病患收治住院並開完住院醫囑後(小醫院假日夜間住院部沒有值班醫師)，總算是淨空了急診室。接下來，大家跨年的跨年、看電視的看電視、睡覺的睡覺，在跨年結束的飆車族車禍前、在被鞭炮吵得睡不著的長輩來掛號前、在諸多的酒癮患者喝得盡興開始鬧事前，我們似乎有段清靜的時間。

檢傷的電話響起，先生不覺地緊繃了起來：能選在這個空檔過來，想必真的人很不舒服！

掛號進來的是位慢性腹痛急性發作的中年男性，舉止斯文，但明顯的感受到他的不適。交談中得知這位男性是位有藥師身分的老師，帶著學生到這觀光地跨年，無奈著腹痛急性發作，想到急診先行症狀治療，後續會再自行追蹤。先生簡單的問診與理學評估後，發現這位老師雖出自大型醫院，但依著自己的經驗用藥，卻未對自身症狀檢查或就診，於是便說服老師在打針觀察的同時，留下來檢查。

血液及腹部影像的檢查未發顯明顯的異常；然則這位老師的身體卻不這樣表示。止痛針一針後又一針，老師的眉頭卻未曾舒展。在跨年的煙火綻放在電腦螢幕的同時，豆大的汗珠從老師的額頭上滴下。先生受不了了，再度遊說著老師：[既然選在今天選在這裡痛，那就讓這家醫院幫你檢查吧!]。把已經累癱的放射師從骨密機上拖下來(對！他累癱躺在骨密機上)，加做電腦斷層。

在被遺忘的地方，守護從未缺席

胃部偌大的腫瘤直拉著胃下垂，貼在左邊的腎臟邊。嚴重！但不緊急~向老師告知病情，老師決定回自己熟悉的醫院治療，一邊感嘆著：自己雖然來自大醫院，卻因為對自己的輕忽，拖延著病情，最後反倒是在個偏僻、無名又缺人的鄉下醫院被檢查出來。花了一番時間把沉睡的值班藥師叫醒，拿了管制藥，幫老師止痛，才讓老師成功的休息。此夜的後續，就如同一般的跨年夜，一夜忙亂至交接。對於老師的出院離去，雖有細細叮囑，卻未曾掛心，事情變逐漸在記憶中淡忘。

數個月後，我因身孕而留職停薪，再度離開了護理崗位。有一天，先生下班後帶了塊小蛋糕回來。表示是一位病人送的，似乎是在本院急診診斷胃腫瘤，已在外院切除，且症狀改善。因為先生當時忙碌，未及細細交談，只知道是位帶著學生的老師。我的心中又浮起了這位老師的相貌。

兩年的時光流逝，小孩出生了，先生因為交通問題，改到了離家較近的臨海小鎮服務。某次，我們回到了當年的小醫院探班。小醫院還是缺人，缺醫師、缺護理、缺醫檢、缺放射師。只有藥事部分，稍微改善了一些，有一位藥師，前同事聊天中得知，這位藥師說他曾經受過醫院的幫助，前來還願。

偏鄉的小醫院，如同沙漠裡的小樹。自己結的善果落地，也成為自己的養分。雖缺人問題非一夕可解，但也樂見：那一絲一縷的善意，能交織成網，繼續傳承。

